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十六回 錯裡錯安貴妃五更拼命 疑上疑文丞相一旦驕人

玉叔、阿錦驚問其故，文恩說：「從溺根至小腹，一片奇癢，萬分難過！」兩人忙替他摩撫，越摩越癢，滿面流淚道：「再癢一會，定是死了！」玉奴向阿錦說道：「前日剛吃了斬直的活腦，問劊子買繼曉的腦髓合成丸藥，又是早晨吃下，替人送了許多歸房，想必藥力、春興一齊發作，故此奇癢。顧不得你我害羞，爬上去替他摩擦，或是煞得些癢也未可知。」阿錦推玉奴，玉奴推阿錦，正推不了，忽然文恩大叫一聲，一股陽精直射而出，精一射完，其癢即住。玉奴喊道：「好了，長出頭來了。」阿錦急看，只見管中突出一個滾圓的和尚頭兒，連根竟有三寸，成了雞巴之形了。三人俱大歡喜。文恩便如彌勒佛，捧著肚皮，張著臭口，呵呵大笑。玉奴、阿錦便如定光佛，低著腦袋，撐著眼皮，睜睜地看。

自此，便常把皮布袋兒去裝那矮胖和尚，將肉身佈施，醞釀澆灌，只顧養成他金剛堅固無量法身，向蓮花香中，妙明心裡，顛頭播腦，講那般若波羅密多經了。

是晚，素臣酒醒，才知兩女夾睡在床，覺胸背俱極受用；記起東宮恩旨，便不去推拒，仍復睡去，四更同醒，兩人復渾身按摩，更覺骨節之中，都極爽快。因向二女道：「我感東宮之意，不敢復辭；以後由你們擁抱摩按，卻不能有實事到你。當俟及笄之年，厚備奩資，為擇金婿，以酬汝勞耳！」二女暗忖：只怕不能同睡，若常睡一處，那有脫白之理？便也不來辯，即唯唯而應。素臣起床，即秉燭修書，差文恩夫婦，至豐城迎接家眷。

初八日微明，皇帝於御幄旁，連設三座，一東宮，一楚王，一素臣。其餘諸臣，分班排立。降旨：封素臣為吳江王，賜教坊女樂二十人，督宣、大、太、固四鎮師，援救延綏，搜滅套虜，於十二日出師，令兵部詳檢輔臣親王督師典禮奏聞。素臣力辭王爵、女樂，力任搜套。太子慌奏道：「皇上鑾輿反正，急需賢臣輔政，以致太平。援救延綏，只須文白簡擇良將，授以成算，虜即可平，何足煩勞元輔？且文白久疾之後，積勞未息，時正嚴冬，不宜蒙犯霜雪。乞皇上收回督師成命，但封王爵，以昭聖眷！教坊靡褻之樂，亦不足辱元輔視聽，並乞改賜鐘鼓慶祝之器。」楚王亦如太子所言，竭力陳奏。素臣仍力辭王爵、女樂，力任督題。皇帝無奈，准了素臣之奏，免賜女樂，俟平虜後回朝，另議賜賚，改封護國公，世襲罔替。其餘功臣，俱俟初十論功封賞。

朝罷，東宮著急，復竭力求免素臣之行。皇帝屏去內侍宮人，密諭太子道：「文白機謀不測，神勇無敵，兼之深得民心，前自島至萊，擁擠而觀者數萬人，至於馬不得前。次日彼即托病臥車，觀者愈眾。朕駕一過，即不欲觀，而俱以不見文白為憾。此等人使專國政，非國家之福也！朕故非常禮之以示恩，加封王爵以滿其志，復賜女樂以縱其欲，皆為社稷長久之計，豈不知其優於治術乎？且今東西大定，所慮者，惟南倭北虜；北虜現在狂獞，故藉其力以廓清之；北虜既靖，即令南征；南倭既平，即多賜美女音樂以娛樂之，不使得操政柄，亦不使再與兵事，方保無患！汝當切記，勿為所賣也！」

太子大驚失色，泣奏道：「文白精忠，皇上奈何疑之？」皇帝笑道：「王莽、曹操未篡位時，何嘗不忠？文白果必可信乎？即使文白別無他腸，其黨如龍生、白祥諸人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使文白大權在握，一旦卒然而起，如黃袍加身之事，能保其必無邪？鐵面已發悖逆之言，說文白若做皇帝，當分半個天下與他；朕彼時既在島中，尚敢昌言如此，何況密謀私室！此輩當緩緩圖之，急恐生變！吾兒更事不多，殊少遠慮；此後須刻刻留心，不可過信也！」

太子泫然泣下，如聖意已定，不敢再言，拭淚而出。暗忖聖度渾穆，不事別白有之，何忽猜忌若此？必有進讒之人，當留心察之！因密囑真妃，共為覺察。真妃因差宮女去候問何、陸二妃，即探聽皇上動靜。何妃、陸妃俱由素臣而進，平日又敬信畏服，知東宮賢明，與素臣魚水，故一入宮去，便與張、真二妃傾心吐膽。真妃兼通武事，更是講得投機，兩妃初入宮，無心腹宮人，真妃即選四人送進，兩妃即為信任，凡事倚托，故真妃與何、陸兩妃，更為親密。

是日，皇帝駕幸陸妃宮中，候問陸妃宮女名婷婷，係陸妃心腹宮人裊裊之妹，送過密書，即雜在宮人中伏侍，夜宴畢，皇帝攜陸妃入幄，諸宮人便都散去，獨裊裊、娉娉二女，在幄中承應。娉娉亦係真妃所送，與婷婷相好，婷婷故得仍留在房。裊裊等承應帝妃上床，便退出幄外，與婷婷俱坐於地竊聽春聲。皇帝幸過，抱著陸妃笑語道：「宮中美貌者頗多。朕所愛惟貴妃一人；今得卿與何妃，可稱三絕。貴妃得飛燕內視之術，故年長於朕，猶如處子，交合之趣，妙不可言，兩卿雖少遜貴妃，而力量過之，任朕之顛倒起落，不以為苦，且能顛倒起落以息朕之勞，增朕之興，甚愜朕懷。文白早晚出京。朕即召貴妃入侍，與卿等長枕大被，作一聯床勝會也。」陸妃不敢答應。皇帝亦沈沈睡去。

婷婷見皇帝已睡，無可探聽，便悄悄出來。卻見窗上似有人影，忙掀簾出視，只見一人在牆頭爬過，大叫一聲。裊裊、娉娉一齊趕出，問知緣故，開了院門。見牆外花影之下，跌死一人，滿頭血裏，合宮宮女齊出細看，認得是貴妃宮中宮女小娥。近牆一棵梅樹，踏斷一枝，假山石上鮮血淋漓，知是頭撞石上而死，因同進房回奏。

皇帝已被驚醒，陸妃亦披衣起坐。裊裊奏到：「奴婢在房，忽見窗上人影，從牆頭爬出，大叫一聲，開門出去。那人已跌死在地。滿頭流血，奴婢們細看，是貴妃娘娘宮中小娥。驗明牆外踏折梅樹一枝，假山石上鮮血淋漓，請旨定奪。」皇帝暗忖：這貴妃連日見朕不曾召幸，疑朕棄他，故遣小娥來探。出牆踏踏枯枝，頭撞石上，以致跌死無疑。待召幸時，問他為何如此性急，把一個伶俐丫頭，枉死掉了？倘被太后知道，又是一樁過犯！因降旨：小娥已死，仍送貴妃宮中去，不許張揚。

眾宮人便把屍首，昇至貴妃宮外叫門。貴妃因皇子天花犯了險症。正自著急。保聖夫人與貴妃狼狽，替他私取民間血孩，假作皇子，謀奪東宮，兩人交好，猶如一人；今被凌遲，更加嚇壞。復因皇帝回鑾，絕不召幸。冊克何、陸二妃，都是文白所進，必在皇帝跟前，指斥他的罪惡，慌懼非常。故打發心腹宮人小娥潛來探聽，一則窺皇上意旨；二則探陸妃言語。小娥本屬驕捷，因在窗外聽得長枕大被之說，心裡歡喜，一俟皇帝睡去，不見聲息，即從牆內假山，飛身上牆，急欲回宮報喜，卻因簾內有人出看，心裡一驚，慌忙踏上梅樹，可可踏上枯枝，一交跌落，腦袋碰在峻嶒石上，登時頭破而死。

貴妃正在盼望回音，忽聽一片叫門之聲，已是吃驚，及宮人開門出來，飛報進來：「小娥腦漿迸裂，說是跌死在假山石上，萬歲爺把屍首發來，來人都一哄的散去了。」貴妃登時冷汗直淋，暗忖：小娥驕捷非常，那裡是跌死，明是打死的了！皇上之情已絕，不日就有禍至，如何是好？呆哭一會，吩咐：「把小娥屍身暫擱宮外，派人看守，不知可許棺斂，須明日請旨定奪哩！」宮人答應出去。到天明時，說皇子已經氣絕。貴妃這一嚇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忙去後院，抱著皇子，大哭了一場。細想：皇子雖假，皇上只認是真，即有禍事，亦可輕減，久後尚有回心之日；今此根已斷，必無望矣！苦苦切切的，哭了一會，千思萬想，忽萌短見。乘著眾宮人去奏報皇帝、各宮，收拾皇子之空，解下汗巾自縊而死。皇帝早朝才罷，正想皇子天花險症，夜來不該把小娥屍首發去鈍著他。忽內侍奏聞皇子凶信，又驚又苦，深悔失著，怕貴妃苦壞，忙著內侍去召，那知正接著報死宮人回來奏聞。

皇帝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大叫一聲，哭暈了去。嚇得內侍宮人，魂飛魄散，喊叫的喊叫，報信的向各宮奏報，登時把皇后各妃嬪及太后、東宮陸續趕至。皇帝已醒，卻昏沉不語，東宮立傳太醫，診過了脈，奏道：「皇上受驚太重，當進抱龍丸，豁痰去驚，心一清，即能說話矣。」東宮等心略放定。忙送下藥丸。果然說出來話，但舌音蹇澀，吩咐要往何妃宮中。太子攙扶上輦，送至何妃宮內，復令太醫入視，太醫奉：「病已去半，再進一丸琥珀丸，安神定志，即可痊癒。」太子大喜，忙令進藥，再服下去，果然說話更覺便利了些。傳旨：請太后回宮，皇后及諸妃嬪各散，但留陸妃一人，與何妃同侍湯藥。貴妃嬪葬從厚，皇子也須成禮。東宮領旨，諄托何、陸二妃同心伏侍，自去料理貴妃及皇子喪事。

到晚來。奏聞皇帝，請暫緩素臣師期及論功行賞。皇帝准停論功禮，不准緩師期。東宮無奈，兼因邊警甚急，也便遵旨傳諭。素臣帶以神、天生、飛娘並奚奇等十二將，檄調固原鎮兵一千，其給事素臣者，止留成全、伏波，文容夫婦在府，其餘俱隨帶出

征。令玉麟、碧雲、翠雲領兵三千赴浙，授與密計，初十日，素臣祭告朝社及武成王。十二日黎明出師。太子因有喪服，令大學士安吉代行推轂之禮，賜金符至節，黃鉞白旄，以壯軍容。百官祖道都門，烜赫異常。

素臣天生、飛娘、元彪、宦應龍、葉世雄、袁無敵、張大勇領東兵一行，由榆林踰紅兒山，涉白鹽灘，直至紅鹽池五十里外，東西兩路，分設八伏，每伏兵百名，惟天生、飛娘近口之伏，各領兵二百名，截殺老營敗兵，及東西兩路回救之兵。令金硯潛入套虜老營。以神在口外接應。令奚奇率華如虎、華如蛟領京兵五百，並調固原兵五百，去援安定，至會寧駐紮。命葉豪率馬成龍、馬成虎領京兵五百，並調固原兵五百，去援秦州，至治坊駐紮。各限以時日，授與密計。自帶揀存京兵五百，飛卒二十人，及熊熊、鳥鳥、春燕、秋鴻四婦女而已。

素臣在路縱情聲色，略無設施，惟不至縱軍虐民耳。初出京時，尚日夜趨行，走至後來，更是遲慢，到夜即住。十一日，更閉軍門，不收一揭，不見一人。以後止宿之處，凡有美娼，俱令侍宴，歌舞謔笑，必至大醉。

此時虜已破延川，延安大震，幸宣、大兩鎮總兵，遼東衛指揮援兵到來，才保住了延安。虜中新兵又到，日望京兵援救，探聞素臣親自督師，將士氣勢百倍。延安城守游擊邢全久從山東調來，與指揮尹雄，俱係素臣舊識，更加歡慶，酌酒相賀道：「文相一至，虜不足平矣！」續後探子報到說：「文太師只帶五百老弱軍士，幾十個美女俊童，日日歌舞快樂，夜夜沉醉歡娛。」尹雄等俱不信道：「文相天人，豈有如此作為？」無奈絡繹探報，俱是一般。邢全道：「莫非有計？我們接見自知。」因趕出一站，於二十六日接見。

素臣因是公相督師，不敢怠慢，兩人都披甲掛刀，野外跪接，中軍接揭送上，素臣在深沿傘舉目一觀，把頭一回，兩邊四個美女，中吆喝一聲：「起去！」一隊鮮衣美貌的童男女，手弄絲鞭，簇擁著如紅雲捧日一般，疾馳而過了。兩人爬起，目定口呆，面面廝覷，只得緊跟上去。候下定了營，再投揭稟見時，地方官差人送女娼四名，亦在投揭，中軍一併投進。只听一片聲吩咐出來，先傳官妓入見，把兩人氣得要死，氣了一會，聽了一派樂聲歌聲，卻不來傳他二人。邢全自耐得；尹雄按捺不住，向中軍嚷道：「軍事緊急，本職們豈能久待？公相欲見則見，不欲見則發放回去，怎如此淪落人？」

中軍喝道：「胡說！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現賜著黃鉞白旄，休說你兩個小兵！」邢全道：「此位現是國戚，晉封都督，怎說是小兵？」中軍道：「便是皇親國戚，駙馬公侯，觸怒了公相，也都軍法從事！快噤聲，留這腦袋回去，好做吃飯傢伙！」尹雄大怒，暴跳如雷。邢全忍氣，死力苦勸。卻幸裡邊傳出，喚二人入見。邢全道：「彼雖無故舊之情，我當循尊卑之分；進見時，還宜盡屬禮以尊朝廷。」尹雄撩上了氣，仍是報門，從牙門疾趨而進，至階下連叩三首，道：「末將等介胄在身，不能全禮！」素臣道：「二位俱係故人。不必過禮！」因即詢邊事。邢全道：「舊虜不退，新虜踵至，勢本危急；但鞏昌比此更危。此地有指揮謀勇俱備，新添了宣、大二鎮兵將，現在列營而守，尚可勉力支持。鞏昌城守單弱，只林選一人前去救援，更屬可危。請公相鈞旨，還是撥末弁等赴援？還是公相親往？」素臣道：「本閣部奉旨援延緩，未奉援鞏昌之旨，不特不便親往，亦不敢遣將援救。」邢全瞪目不敢復言。

尹雄正色道：「大將在外，有利於國家，專之可也；公相曾為末將等指示。今鞏昌且晚即破，公相當以民命為重，親往救援，若但遣末將去，恐猶無益，況可坐視不救乎？」素臣作色道：「闔以外，將軍主之，此古昔之事，非可行於今日。本閣部此時行動俱有退制，惟知遵奉詔旨，不似當年未有職守，可以自如。且此番督師，亦止嚴督軍將，奮力破敵，有退卻者，立斬以徇，使邊將畏法忘生，以成戮力之功耳！若亦如當年喊呼跳躍恃戰，豈不辱朝廷，而失輔臣之體耶？」說罷，拂袖而入。中軍便來吆喝，帳後便聞笙歌。兩人氣得面色鐵青，肚皮鼓脹，踉蹌而出，連夜趕回本營。

宣、大二鎮都來探問，尹雄把頭盔擲地：「只恨當初瞎眼，認得這半段頭豪傑！不說軍法從事，便說輔臣之體，把平日本領，竟束之高閣了！虜何日得平？城何日得復？」因將前事告訴一遍，兩手摩肚，繞帳而去。大同總兵屠文道：「二位故交，尚且如此；弟輩見時，更可知矣！軍令固貴於嚴，但至大勢不敵，亦難盡人而知；專講體統，更失我們時雨之望，奈何！」宣化總兵汪鑾道：「公相富貴已極，本該快樂；但戰陣之上，卻是險地，非行樂之地耳！」

次日，素臣入城。邢全捺上氣性，仍去參謁。尹雄使氣不去，只著人打聽，說：「相公一下營，汪總兵便進了美女，延安府又送來八名美妓；相公大悅，優待兩位老爺，賜坐賜茶，笑容可掬；十名女妓，俱收下了。兩位老爺出營，就歌唱起，此時尚未散席哩！」尹雄太息道：「富貴不淫四字，原來如此難的，又有這等小人去逢迎他，真可歎也！」

二十八日黎明，素臣出去看兵，發令；本日看東營；次日看西營；三十日下戰書討戰，臨陣有退縮者，不論正將偏將，一概軍法從事！東營是宣、大二鎮兵將，兩總兵負弩前驅。素臣擺設欽錫儀仗，鼓樂導引。鼓樂後，一對一對，俱是十二三歲披髮俊童，垂鬢秀女，或執笙簫，或執壺拂，鮮衣駿馬，標緻可愛。迎身兩個蠻裝美婦，錦條勒發，金環穿鼻，一捧金節，一捧玉符。兩個宮裝美女，烏紗花帽，圓領紅裙。一執黃鉞，一執白旄，左右夾護，尤覺動人。

素臣每至一營，不過大概一觀，即鼓吹而過。汪鑾暗笑：如此便算是看兵！屠文也在肚裡忍笑，但只怕戰時退縮，便真要處斬，未免懷著鬼胎。是夜宿宣化右營，復令樂工作樂，女娼歌唱，美女捧觴，兩個蠻女舞劍跳丸，兩個宮女捶肩拍背，二十個童男女圍繞左右，翻斤鬥，豎蜻蜓，滾跳戲耍，亦至沉醉，扶掖而入。兩個美女，八個女娼偷看內帳，見兩宮女扶素臣上床同寢，兩蠻女坐胡床前，二十個童男女各蹲地打盹。須臾，命燈燭燭，內帳、外帳一時俱熄。外帳設有胡床被褥，美女、女娼便各上床和衣而睡。帳外京兵四面防守，提鈴喝號，徹夜不絕。

尹雄在營氣了一會，忽轉過念頭：「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！我非此人，尚盤山一盜耳！奈何因其小愆，而忘其大德？總他功在社稷，澤在生民，倘有失誤，何以見皇上？見東宮？何以見況大元帥？見龍、鐵諸兄？」因急選了幾員健將，五百名精兵，趕至東營，在五里外北虜必由之衝，徹夜巡徼，以防虜騎猝至，襲劫素臣。守至五更，平安無事，便收兵至右營來。見中軍及本營諸將，齊集帳外，伺候朝參，俱屏息而待。須臾，兩個美女，八個女娼，倉皇而出道：「怎公相與宮女們幾十個人，一個也不見了？」眾將大驚，尹雄大悟。忙帶原兵將，馳往延川。

行至半路，遇著報馬說：「文太師半夜裡飛入延川城內，把虜帥殺死，虜兵死者死，逃者逃。有兩個仙女在縣，其餘追入虜營去了。吩咐尹都爺速派人前去守城，不得遲誤！」尹雄大驚，又趕有一二十里，接見素臣，拜伏於地道：「公相奇謀，真古今第一人也！」素臣以鞭揮之使起，笑道：「此何足言謀，但可曰愚虜耳！」復把鞭梢遠指虜營道：「適已破其三營，此數十營，當於三日內破之耳！」尹雄默然而起，命兩員驍將，帶那五百兵，去延川防守，隨在一千女童馬後回來。暗忖：謀則奇矣；勇則神矣；何驕若此也。

是日，巡視西營，止看過延安鎮標頭營，天色已晚，素臣令打起火亮，乘夜觀兵。至遼東衛標頭營，交二鼓，仍令童男女歌唱，沉醉入帳。

至三更，兩蠻女歸帳。素臣密傳尹雄進帳，問營中有無奸細。尹雄道：「末將不材，然軍令尚算嚴明，何來奸細？」素臣道：「奸細非必虜兵，別營之兵，焉知非奸細也！」尹雄愕然道：「二更以前，尚有別營軍兵；三更以後，即皆本營矣。」素臣道：「可以言矣！」尹雄恍然道：「繞帳皆親兵，無敢漏軍機者矣！」素臣起立，先作揖下去，尹雄已不敢當；作過揖，更復屈膝；尹雄忙伏於地，叩頭不已道：「尹雄知罪，不特悔死，且愧死矣！」兩手扶掖素臣起來，請問其故。素臣附耳與語道：「頗聞邊將有通賊賣城者，故即假以愚虜，弟之虛名，虜所震恐；敵以淫佚養望，怠其心，疏其備，而後可行吾之意也！」尹雄如夢方醒。素臣令同坐在床，尹雄惶懼不敢。素臣笑道：「尹兄猶有芥蒂耶！」尹雄愈加惶恐，只得坐下。

兩人各敘別後之事，尹雄道：「尹雄錯聞公相凶信，痛不欲生，後聞成功大拜，狂喜欲死！滿擬此番駕到，有許多關切纏綿之意，而乃示威示侈，令此心兒如冰炭！孰知公相固有如此深謀遠慮乎？」素臣道：「君不密，則失臣，臣不密，則失身，機事不

密，則害成；易之三言，如提我耳而命之矣！刑將軍前，幸而莫泄，更無論汪鎮也！」尹雄敬謹受戒。因問：「昨晚如何出營？」素臣道：「自後帳潛出，帳後皆京兵，戒使勿泄，故前不知也。」問：「如何登城？」素臣道：「此二蠻女及此童男女，及此童男女二十人，皆登險如飛；惟此兩宮女，略諳武藝，足力亦健，尚不能登城，乃已上者鉅之耳。」問：「如何復城？」素臣道：「此二蠻女隱形入縣署，從睡夢中殺了虜帥；此十二童，分頭放火；此二宮女與此十童女，弟率之截殺倉皇出救之虜；複合此二十四人，並力掩殺餘虜；故得復城。」問：「如何連破三營？」素臣道：「此特破竹之勢，迎刃而解耳！附城賊營。見城中之虜敗歸，不得不納，親弟與此二十二人俱以捷足得之；虜心已亂，進一營則破一營矣。」問：「二日內如何盡破營？」素臣道：「此又兵機，非可執著也。」因囑令如此如此。

尹雄咋舌驚歎，令選快馬二匹，送春燕、秋鴻至紅鹽池東路伏兵頭營，將熊、鳥等二十二人一齊留下。改換軍裝，獨牽黃馬，偷出營盤，乘夜趨行。次日日落，已至紅鹽池，一路遇著元彪、袁無敵、張大勇、天生四人，俱依素臣指示處所，分四伏守候虜兵。素臣前年同金相巡視九邊，匹馬四出，將各邊形勢，逐細察看；何處山谷深邃，可以伏兵；何處水草便益，可以宿兵；何處險要，宜設土堡；何處高阜，可建望樓；一切道路遠近，東西方向，俱灼然於心，了然於目。故前日分派諸將如指掌，此時按圖索驥，如探囊也。

素臣分了天生一百名兵，領至池口。以神忙赴西路頭營，分飛娘一百，於初更趕到。須臾，老營火起，知金硯在內發作，素臣、以神領兵攻破左堡，直奔老營，大喊：「東西虜兵，已被天兵殺盡；大軍來此搗巢，快快投降！」老營止剩一二千名老弱，是日正值大年節下，因東破延川，西圍鞏昌，虜勢正盛，各營獻神還願，放心歡飲，俱入醉鄉，忽然火發，吶喊搗巢，掙扎起來，頭重腳輕，心慌膽落，怎當得兩隻猛虎，中刀著杖，非死即傷！二百名兵，乘著這勢，俱如小虎一般，剪尾咆哮，逢人即攫，無不抱頭鼠竄，爭逃出口。東西層層有伏，如豬羊走入屠家，更無生理！素臣把中國虜去的婦女點過一邊，將番地帶來胡婦一齊綁起，審出一名滿魯都的妻子，小可汗之女越離居次，五名是孛羅忽亦思、馬因紮加思蘭妻女。問：「滿魯都現在何處？」眾胡婦道：「台吉原在延川，因請可汗移牧，留著過歲。」素臣問：「可汗遊牧，離此多遠？」胡婦道：「離此止六七百里。」指著死虜，問明等級。逼令孛羅忽亦思、馬因紮加思蘭妻女，寫下血書，招降其父夫，各出信物交付以神、金硯。令以神割首之有名位者十級，飛越鞏昌，如此如此；令金硯割十級，飛越延安，如此如此；復令轉付天生、春燕、秋鴻至營聽令。自領原兵二百，在營搜拿餘孽。

日中，天生等至營。素臣查出神駝三隻，一日行八百里，今天生騎坐一隻，春燕、秋鴻合騎一隻，將越離居次背翦綁縛，騎坐一隻。天生帶來之兵無馬，即揀驟駝乘坐，復多牽一半備用。令原來兵一百五十名守池口土堡，有逃虜回來者，即便擒殺，餘五十名留守老營。綁的胡婦交與中國婦女看守，幼小男女亦交照管，兵丁如有姦淫凌辱情事，定按軍法。令畢，同天生先走，百名兵隨後而行，向西路頭營，令飛娘上駝，押著居次，所管百名兵，俟後兵到時，湊騎驟駝，一同趨行。

素臣馬快，因神駝在前引路，不能馳驟，直至三更，方至可汗遊牧。五人下騎，跳躍入營。虜帥、虜兵俱在睡夢中，伸頸受戮。拿住可汗、闕氏及滿魯都三人，捆起作質。鬧到天明，有未破之營，及逃脫之虜，合兵來攻，卻見可汗、闕氏、台吉夫婦被擒，恐致殺害，便不敢上前。可汗、台吉俱哀號乞命，世世降伏，不敢犯邊。素臣約以三事：「一件，折箭為誓，親至延安，自縛乞降，年年納貢；二件，積年所虜生口，俱行放還；三件，各帳房供養的番僧，俱縛來正法。有一件不依，即將爾四人立時梟首！」可汗、台吉齊聲答應：「前二件願從；後一件恐得罪佛天，還求寬免！」素臣道：「番僧淫惡，天理必誅；佛教荒唐，更何足信！你們妻女，生受其污，父母死時，復將骸骨與狗噬食，乃汝等世世不共戴天之仇也！何尚迷而不悟，為彼乞憐耶？」把手中刀便要向可汗頸上砍下，慌得各虜號哭跪求道：「別帳房的願去拿來，只有嗟賴喇嘛是可汗剃度，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。不敢拿他！」素臣大怒，令天生監押可汗引導，親至其營，內見帳房前蹲著兩隻斑斕黃虎，帳戶上盤著兩條蜿蜒青龍，帳戶內燄騰騰化作百丈火坑，火中發出九品蓮花，嗟賴喇嘛金頂貂冠，黃袍紅彩，跌坐其上。可汗道：「天使請看，如此神通，誰敢觸犯？」素臣大笑：「此宋子賢故智也！」大喝一聲，持刀直入。正是：

伏虎降龍皆是幻，吞針吐鴿總成虛。

總評：

食活人腦髓，極惡之事，出自宦寺，尤堪髮指，獨至文恩，食腦則不覺可惡，翻覺可喜。所當極力形容，以貴之者也。況素臣志在滅釋老，誅逆闖，而使領竹、繼曉、斬直之腦，俱為其僕所食，尤為快事！故於文恩之直人道，必特費筆墨以寫之，曰彌勒、曰定光、曰金剛堅固、蓮花妙明等語，嘻笑甚於怒罵。非但作雅謔也，亦大聲疾呼之意歟。

不辭熊、鳥者，感東宮之意也，東宮無窮之意，使必一切絕之，不恭甚矣。固當酌其可受者而受之，迨後，忽發其病，滿屋皆妖婦淫娃，即有天生、飛娘接踵探看，終難執涂人而諭之也。至熊、鳥出嫁。仍然處子，而素臣之心，乃真如青天白日，有目共見，此又作者苦心經營，為一筆兩用之法。

封王爵，賜女樂，命督師，皇帝之遠慮也。素臣知之否乎？知之則俱辭可也，不應力任搜套。或俱受可也，不應辭王爵、女樂。素臣蓋知之而仍若不知，惟視吾力之所能為，理之所當卻，而辭之，而任之已耳。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武侯之志也。尚何之買田宅自污，留侯之從赤松子游，皆瞠乎後矣。

貴妃之死，由於錯疑何、陸之進讒，錯認小娥之打死，錯恐皇帝之情絕，故標題曰：錯裡錯，貴妃拼命。

素臣出師，主意在直搗老營而攻其不備，老營一破，東西不勞而定，此圍魏救韓而兼入壁易幟之計也。況東有尹雄，西有奚葉，牽制而遏截之耶。然非攻其不鼻，則勝負之數未定，夫無備，孰有如除夕者乎？故遣發以神、金硯諸將，俱定於此日；池口入伏，即制老營；兼截東西二虜，最為扼要，神乎！神乎！非素臣，孰能出此謀乎？且示驕示侈者，威名太重，恐虜之懼而備也。其復延川，兼破三營而留此數十營，更明語以三日內盡破之者，綴東虜之勢，使其急於自保而不暇顧慮老營也。迨聞虜王遊牧不遠，即乘歲朝以並襲之，則臨事趨利，使迅雷不及掩耳，為一勞永逸之計，非始謀之所及，不可不知。

十五日，不收一揭，不見一人，奇不可解，妙不容言。十回後姑知其故。